

昨日之花

劉大杰著

昨日之花目錄

✓ 新生·····	一
昨日之花·····	四三
✓ 戒指·····	九五
餓·····	一二三
✓ 春草·····	一四三
蜘蛛的死·····	一八五
✓ 半夜醒來·····	一九九
✓ 花美子·····	二四三

新
生

這是一個深秋的夜。

一間小樓上，佈置得很整齊。帶了綠套的電球，放出又清淡又幽靜的光來。仲芷正執着筆，在寫一封緊要的信，她臉上的表情，是嚴重，是驚奇，是奮怒，然而又顯出無限的悲傷。

樓上是靜寂，窗外是風聲和雨聲。

.....

今天是我的再生，我要慶賀這再生。我再不能因循，再不能

苟且，再不能墮落，再不能偷生了。我醒了，我醒了在圓睜着眼。我自己也奇怪，我怎麼有這力量，能推翻能反抗我過去的二十八年的生活呢？在這荆棘滿途的社會裏。衆之我是人的妻，是三個孩子的母親。

因爲我還沒有疲勞，還覺得有生在這世上的必要，所以我要整理行囊，到沙漠或是花叢中，去找我要找的渴望着的東西了。

我不是責備你不愛我，根本我就覺着愛的厭倦與懷疑，然而，你是那樣愛着我的，但是我不滿足，我仍要追求，——茫然地然而又是堅決地去追求。

我不相信，在這無邊的宇宙裏，就沒有一塊土能容下我這孤獨的身。我要去，要去創造自我，完成自我，而自己勞動，自己生存。

在過去，曾有幾度想跳出這家庭，因為我是女子，我有弱者的心，我沒有那般堅決的勇氣，時時被你和孩子們的眼淚，擋住了我的去路。這一次下了決心，硬想在我殘餘的生命裏，流出一點鮮血來。

我不否認我曾愛過你。在八年中，你我互相佔有了你我的青春；……這是事實。我覺醒了，這青春的佔有，不是生命——我要找我的生命去。我恨悔，為什麼到今天，才有這決心。

我雖不敢以娜拉，以瑪克達自命，然而我在這世上並不孤單，因為他倆是我精神上的友人。在愛丈夫與孩子之前，我得先愛我自己；在救世人之前，也得先救我自己。我是常人，我比不上耶穌——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。

因此我不怕上帝的責備，棄着孩子與丈夫而出走了。然而我

又恐慌，恐慌着我以後的生命的計劃與安排。我不怕今日世人的唾罵，怕的是我後日的淪落與困頓。

你看了這封信，不要悲戚，不要徬徨，不要猜忌，更不要留戀；你把精力獻給社會，把你的心，交給孩子們，你再沒有缺陷，再沒有空虛，在你的生活裏，我想。

你要同情我，要尊重我，在今日的社會裏，一個有丈夫有孩子有時代的心的女子，想跳出這鐵壁銅牆的家庭生活的藩籬，是一件極難的事。在她的心裏，充滿了愛的肯定與否定的痛苦以及人生矛盾的悲傷。還要在這千難百劫的人世途中，自己憑着失了青春的手足，孤軍獨戰的殺出一條血路來。我寫到這裏，感傷與悲憤的眼淚，同時流下了，然而我又感着熱，因為在我的胸裏，燃燒着要跳出這藩籬而前進而呼號的火。

我想用這火，來燃燒你和孩子們的心！

白沙！你好好帶着孩子罷。若是真愛着我！

孩子們！別了，白沙，別了。

.....

仲芷寫完了信，提着她最簡單的行囊出門了。

樓上是靜寂，窗外是風聲和雨聲！

二

白沙的夫人出走，很惹起一般人的注目。白沙在教育界，仲芷在婦女界，都是稍稍有聲望的人。現在呢！白沙是中學的校長，她以前也做過中學的教員。

對於這件事；社會上發生種種的批評：有的說，中國確實到了一個可怕的時代，一個婦人棄了丈夫，連自己生下來的孩子也不要，自己怎樣想，就怎樣去做，這種女子，是擾亂社會擾亂家庭的罪徒；有的說，喜歡講戀愛的人，雙方發生如何的不幸，雙方如何的苦痛，都要雙方自己去承擔，可憐的，是幾個無依的孩子；有的說，急進派的女子同保守派的生活，始終是不能調和的，發生這種悲劇，也是必然的結果；有的專責備白沙，也有的專歸咎仲芷，尤其是他倆的朋友們，閒談的時候，就借着這種題材，來批評家庭，戀愛以及社會上的諸問題。

社會上的輿論，好比各種顏色眼睛片底下的風光，有誰能抓住當事者的心，有誰能看透當事者的心呢？當事者永遠被世人輕嘲或是重罵罷！

仲芷走後，白沙的生活，是很可慘的；望着幾個無依的孩子，更覺得可憐。他覺得仲芷因為孩子們，總有歸來的一天，在他的失望與萬層的苦痛裏，還存着這點小而又小的希望。所以在仲芷初走一兩週間，他的內心雖是悲傷，但是他對於朋友，裝着鎮靜的說：

——終會歸來的罷，就是不愛我，孩子總是她自己生的。至少她要負一半責任，不能說是新時代的女子，就能拋棄一切人間的責任，海闊天空地去創造自我完成自我而忘記了自身。這樣去創造自我，恐怕也不會完成的罷。

但是，白沙很恐慌，他知道仲芷的個性，是一個思索堅強的澈底的女子，「甯爲玉碎，毋爲瓦全」，這是仲芷的特質。她一旦愛着某人的時候，她也會不顧世人的耳目，而能以她的全身交給某人。他想起八年前他倆戀愛的時候，仲芷扮着男裝，偷到他的寢室來同睡的

事，他對於仲芷這次的歸來的希望，或着懷疑與震恐了。

白沙雖說是努力教育，他確實充滿了藝術家的心情，他是一個唯情論者，他主張世上的一切，都應該建築在愛上，凡是以愛為基礎的事物，才能調和，才能存在，才有永久性。假使世上的人，都能互相關愛，互相尊重，世上就平和了。他自己的能夠生存，能夠日夜勤勞地工作，因為仲芷給了他生命的力，驅逐他前進。仲芷是他的偶像，是他的神，他沒有這偶像，沒有這神，他的生命，就會疲勞，就會乾涸，就會死。無論什麼人，都應該把自己的全身，獻給這神，獻給這偶像。

白沙在佔有仲芷的這八年間，他是時時對着友人們，宣傳他這唯情論的哲學，他時時站在這立場上，去批評社會上及朋友間發生的種種問題。因此，一般友朋都叫他做「愛神」。

仲芷這次的出走，白沙的偶像破碎了。

然而他在朦朧的希望中，在微茫的煙霧中，他覺得這偶像有復活的可能，他悲傷的，是這偶像失了以前的圓滿，有了破碎的痕跡了，在痛哭中，翹着首，等待着。

兩週了！

仲芷一點消息也沒有，白沙各處的朋友，都來信說，「無從探聽仲芷的消息」。

——死了嗎？

——跟着愛人逃了嗎？

.....

白沙這時的悲痛，就是小說家，也不容易描摹。一兩週來，面容全變了顏色，眼珠的光也鈍了，眉下現出兩個青圓圈，臉上又是憔悴

悴，又是乾枯，逢着人就談他這次的遭遇，常常當着許多人，竟放聲大哭，似乎病重的人，望着無依的孩子，等待死神的到來。

孩子們似乎也知道父親的心情，從不對人提起母親的事。那個五歲的祥林，每逢着人問；

——你母親呢？

——不要講，父親今天又哭了！

第二個女孩子叫莉莉，今年也三歲了。她又聰明又伶俐，每望見白沙在悲傷的時候，她走去抱住他的腿。

——爸爸！讓她去罷！我們當她死了。我同祥哥長大了，替爸爸做事。

第三個孩子呢？還不滿一歲，乳母帶着他，在他小小的靈魂裏，感不到悲哀，如同他感不到喜悅一樣。他每天仍是微笑，仍是哭泣，

在他的心裏，沒有人間的界限，分不出父親與母親。

白沙到晚上更覺難受，望着這三個孩子，他感到人間的責任，一天一天地加重地壓在他的肩頭。他不能如仲芷那樣的自私，拋棄這些天真的可憐的孩子。他每每自心底湧出來自殺的念頭，就被這人間的責任與人類的同情克服了。白沙覺得自殺，全是人類的自私。凡是想逃開自己的責任，想擺脫人世的苦悶的人們，就歡喜以自殺來掩飾自己。

然而，他又不能一刻沒有仲芷。

他辭去了學校的職務，把小孩交託了朋友，預備着輕便的行囊，開始愛侶的尋訪了。

——只要她還在人間，

我要把這人間踏遍。

我有血的淚，

我有熱的心，

什麼能比上我這旅途？

這旅途，

有我追求的幻影！

○

○

○

○

我不願風花，

也不願夜月與朝霞；

只要她還在人間，

我要踏遍地角，

我要走盡天涯！

.....

朋友們對於他這次無方向地去訪問仲芷，都認為太無聊太不尊重自己。一個女子既不愛你，她若真下了決心，你就能找着她，也毫無意義。不如自己獻身社會，好好地養育着孩子，倒是一條光明的正大的令人同情的路途。與其爲愛犧牲，不如爲孩子與社會犧牲。何不把這愛仲芷的心，去愛世人，去愛孩子，去愛自己呢！

許多朋友真誠的去勸他，還有責備他的，但是他一點也不動心，他不能因世人，因社會，因孩子，因自己而不顧仲芷。他在否定愛之前，先得否定世上的一切。與其沒有愛而生存，不如因追求愛而死。於是乎白沙帶着悲傷的心出發了。

朋友們都笑他是瘋子。

三

仲芷這次是下了決心的，她沒有閒暇的心情，顧及世人的辱罵。她想，要在種種的辱罵中，能奮鬥能創造出來，才配算一個有力量有熱血的女子。

——我不是不要丈夫，我也不是不要孩子，在救丈夫與救孩子之前，還有比丈夫比孩子更重要的我的存在。我不能在這樣短促的一生，全部獻給他們，而不容許我，用自己的力量，去找一條生路，我不相信，世人全不了解今日婦女的苦情，而加以非難，加以辱罵。

仲芷這次離開家庭，決計要再在學問上努力。她覺得女子地位的